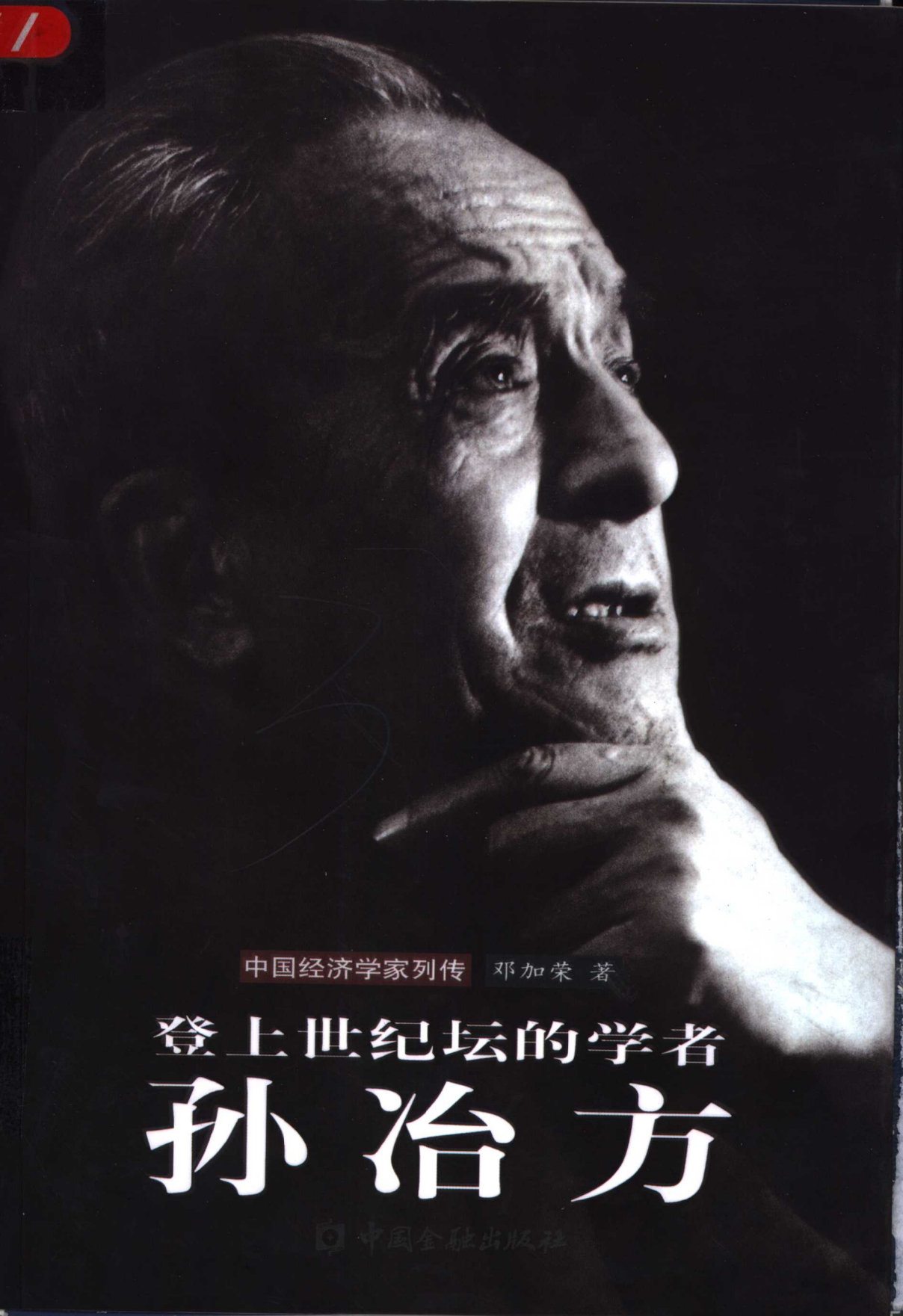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学家列传 邓加荣 著

登上世纪坛的学者
孙冶方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国经济学家列传

登上世纪坛的学者

孙冶方

○ 邓加荣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哲强

装帧设计：谢 欣

责任校对：张志文

责任印制：程建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登上世纪坛的学者——孙冶方 (Dengshang Shijitan de Xue zhe) / 邓加荣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9

(中国经济学家列传)

ISBN 7 - 5049 - 3769 - X

I. 登… II. 邓… III. 孙冶方—传记 IV. 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4602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市场开发部 (010) 63272190, 66070804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 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 66070833, 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65 毫米×235 毫米

印张 24.5

字数 265 千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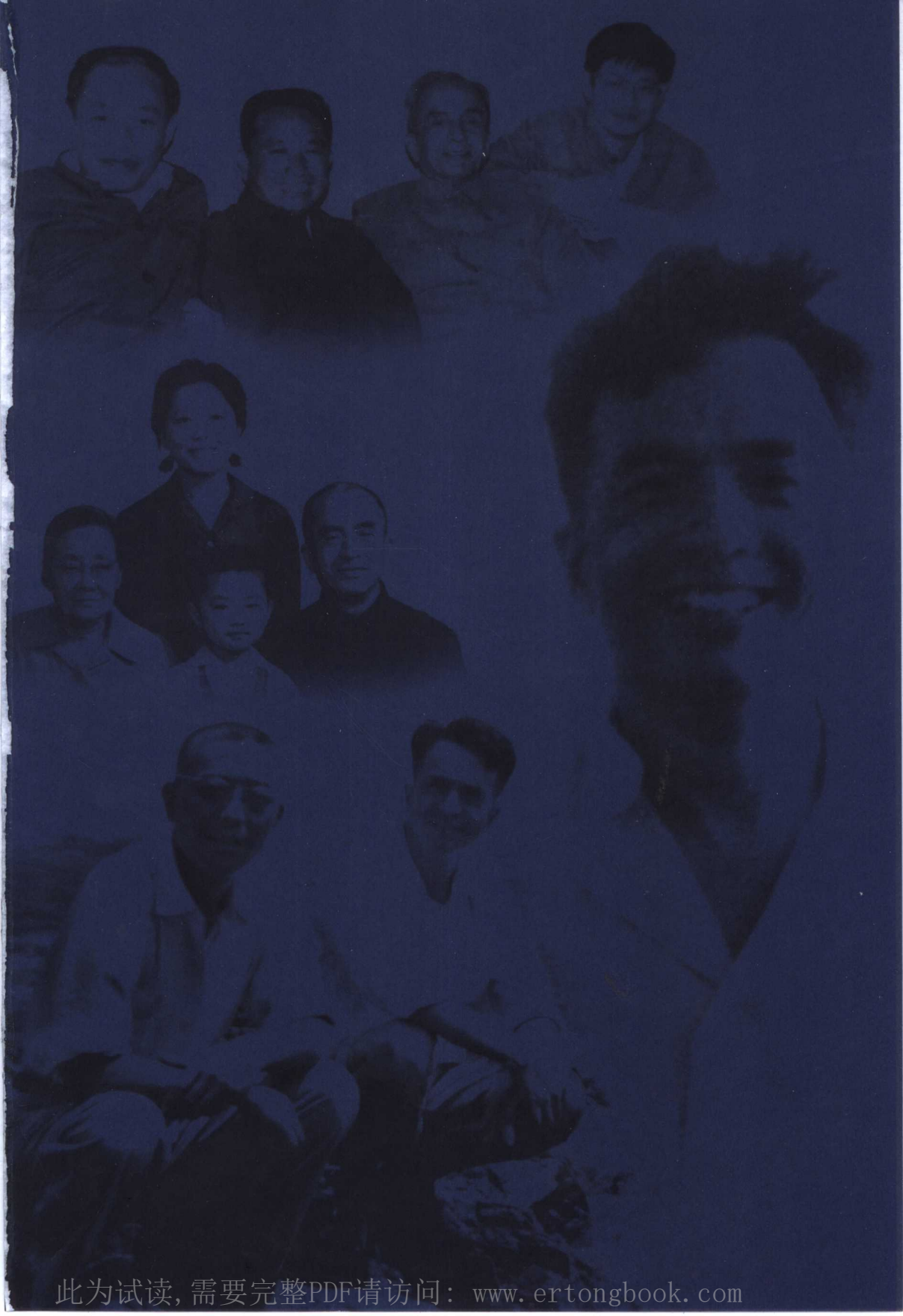
定价 35.00 元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邓加荣，吉林省靖宇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报告文学集：《君子兰之谜》、《死里逃生记》、《台风眼里漏下的小船》、《童话里的冬天》，传记文学：《马寅初》、《孙冶方传》、《南汉宸传》、《林巧稚传》、《六小龄童的艺术与爱情》、《经济学家传奇》，长篇历史小说：《刘罗锅断案故事》、《海瑞》，散文集：《古诗意境追踪》，电视连续剧：《刘罗锅断案传奇》、《南汉宸》、《淡黄色石榴花》、《龙泉行》，曾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作品奖。



序 言

骆耕漠

中国金融出版社拟出版一套《中国经济学家列传》，记录、缅怀和歌颂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并以此丛书奉献给热衷于国家经济建设，投身经济体制改革的广大读者。出版社约我为此撰写一序言，不胜荣幸而恐力所不及。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改革发展的向导和指南。同时，政治经济学又是今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现现代化宏伟大业的不可或缺的一门重要学科。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年代起，中国的革命就造就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土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经济建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气势磅礴。今天经济领域可以说是我们党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发展，以及有效调整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枢纽部位和前沿阵地。在经济建设实践中，造就和推出了一批灿若群星的著名经济学家，诸如马寅初、孙冶方、南汉宸、许涤新、

徐雪寒、薛暮桥等，还有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一批新秀，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他们立传，不仅于历史和现实，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特别是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完全可以从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这些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人品学问都是有口皆碑的，尤其是他们所具备的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认真钻研的进取精神以及坚韧不拔的实践意志，皆可作为做学问人的楷模，这些经济学家的事业人生就是一部部生动的教科书。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使我感慨万千。

出版社约我为这套丛书作序，也使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我虽与马寅初、孙冶方等老一辈经济学家是同辈人，也是同时代人，并与他们有过密切交往与工作往来，他们中有的和我一起走进经济科学这座殿堂，共同从事过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为此，我们曾不懈努力，有那么一点“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感慨，可以说我们共同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努力和贡献，也共同取得过喜人的成绩。但我与这些学识精到、成绩卓著的经济学家是不能相比的，所以，写此序言也甚感汗颜。但细想一下，现在那些亲眼目睹昨日艰辛和辉煌的人，健在者已经不多了，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说上几句要说的话，作为丛书的提示和补白。我愿意参与这项富有意义的工作，它对我也是一种鼓舞和勉励。

据悉这套丛书还将陆续推出经济学界的一代新人，这正是我早已期盼并衷心祝愿的。我确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它象征着一个伟大经济变革时代的开启和进步，这正是我们时代进步和事业发展，以及时代要求我们与时俱进的显著特征，因为，改革开放已将政治经济学推进到一个更高的起点上了。

2005年5月于北京

引言

走进世纪坛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洪水图腾蛟龙，烈火涅槃凤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卓越辉煌。

中华世纪坛《序文》

在直径宽达 85 米、高达 28 米，向前微微凸起，象征着我伟大中华民族正以崛起的雄姿昂首阔步跨进新世纪的世纪坛上，镌刻着我们祖先从古至今上下五千年的几十座文明古迹和百十位从远古到今天为我们中华民族做出卓越贡献、彪炳于千秋史册上的古圣先贤、明君贤相、功臣烈士、文武英才，他们个个皆是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脊梁骨的人物。我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大学生，一同登到这座上可以接迎蓝天白云、下可以远眺四面八方的世纪坛上，通过圣洁幽邃、往古来今的甬道，走进了神圣旷远、庄严肃穆的世纪厅里，怀着万分恭仰景慕的情怀，望着厅里大型浮雕壁画《中华千秋颂》全图时，真像世纪坛的序文中所说：“信步三百米甬道，阅历五千年沧桑”，“缅怀漫漫岁月，凝聚缕缕遐想。”越看越思接千古，感慨纷纭；越看越心潮澎湃，激情燃烧。

从那四位远古时代领着民众走出原始蒙昧跨进文明开化门槛的古圣先王——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数起，依序观瞻到周公修订《易经》八卦、孔子教育三千弟子、张骞出使西域、蔡伦发明造纸、诸葛亮鞠躬尽瘁、王羲之千古神笔、唐玄奘西天取经、包龙图执法刚正、郑和三下西洋、李时珍《本草纲目》、郑成功收复台湾、康有为公车上书……看着看着，看到最末端，在第一百四十二座的位置上，突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映入我的眼帘。啊，那不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孙冶方吗！他那总是和蔼可亲的笑容，睿智聪敏的目光，楞角分明开阔明朗的前额，还有那一直是刚直挺拔的脊梁骨，不用怎样去端详，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虽然粗砺的岩石无论怎样精雕细刻都不能把人物的神韵风貌全面地展现出来，但是，构成他那不屈不挠性格的基本特征，却神形兼备地让人亲切而又深刻地感受到了。

“一个经济学家还能够登上世纪坛？”年轻的大学生说。

“这正是我们世纪的新篇章，一个崭新时代的风采呀！”我说。

“你认识他吗？”大学生问。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要能写出他的历史该有多好呀！”他怀着一片真挚的诚意望着我说。

“我——”我只恐怕担当不了这个历史的重任，因为，写出一个人的历史传记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有着高尚伟岸人格的人的历史。人们都不否认，完整地展示出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

人的灵魂，可以帮助人们拨亮心灵智慧的灯。一般地说，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英勇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但是要在石质的雕像中将那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的高贵品格逼真地展现出来，并非是件易事。我记起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的一句话：“生平有些事或许算是很好的东西，但却是不可言传的；而可以言传的东西，却又未必值得费力去传。”

正当我犹豫彷徨之际，从世纪坛里（也许就是从我的心里）忽地又传出来一个声音，它清晰无误地提醒我，或者也可以说是告示我：你避开一切虚浮雕琢的文字吧！不必像荷马那样虚构历史故事，把凡人的种种移到神的身上；或者是把神的种种移到我们凡人的身上。你径直地面对那个坚强的性格，那个一生忠诚真挚的人，你就会得到应有的感应，把那颗高尚的心灵，那个具有如此坚强性格的人，忠诚真挚地展现出来，让人们可以通过对于信仰的苦苦追求中不断挫伤又不断奋进、不断毁坏又不断超脱的坚强性格中，看到一个真人，一个真正的人。于是，我便乘坐良知和感悟的宝筏，跨越时空的界限，在广袤无垠的情感和理念、肉体 and 灵魂、罪恶与真善所交织盘结的网络中，去追逐和捕捉那在时空中已经逐渐远去了的震颤人心的声音，去展现那个像金子一般纯真、像明珠一样闪光的高贵的品格。

目 录

引言	走进世纪坛	1
一	用利润来牵牛鼻子	1
二	在地狱的入口处	21
三	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40
四	铁窗里的经济学	56
五	他和“二十八个半”	74
六	一个不寻常的人力车夫	105
七	答宋亮同志的信	123
八	人与妖的对话	142
九	一部谁也没见到过的《资本论》	159
十	“三不改”和“三个正确对待”	171
十一	接过革命圣火的地方	186
十二	召唤黎明的催更鸟	201
十三	苦难的追寻	218
十四	上海屋檐下的笔耕	233
十五	孤岛的斗争	255
十六	故乡的雨季	284
十七	$8+2=10$	299
十八	逐日的羸牛	318

十九	打破“自然经济论”误区	329
二十	学者的绝唱	342
二十一	永恒的湖山	352
附	孙冶方年谱	358

用利润来牵牛鼻子

这位登上世纪坛的学者，他真正地成为学者，成为一位权威的学者、卓越的理论家和经济学家，是在他已经年近半百，到了知天命之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代理所长，后来又成为所长的時候。虽然在此之前他也从事理论研究，也在学术研究和实际经济部门里工作过，写过许多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文章和力著，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但那时，他的主要活动、主要精力还是在实践上，在革命实践上。他作为20世纪20年代中叶就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里来的一个职业革命家，他的全身心都投入到革命实践活动中，投入到如火如荼、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中，虽然这中间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教学、科研以及新闻出版等行业里工作过，但那时不论是在哪个岗位上，做着什么样的工作，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刀真枪的战斗，都是血与火的斗争，都是笔与枪同时并用的搏击，更何况，大部分时间是在戎马倥偬之中度过的。而这位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又兼有丰富的实际经济工作经验的革命者，一旦步入到经济科学研究的殿堂里面时，他的深厚的修养和潜在的智能，加上对于他所研究的对象——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洞悉

和深知，超人的睿智和旷远的卓识，立即让他在经济科学这座辉煌耀眼的宫殿里登堂入室，走上了最高的台阶，成为这门为用至广并为世界众多学人所瞩目的前沿学科的带头人，成为经济科学舞台上的压轴演员（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曾有过四大名旦之说，孙冶方就是四大名旦之一，另外三位是许涤新、薛暮桥、于光远）。

但是，他对于走进这座经济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并不很感兴趣，开始时他还主动地向组织上提出建议，后来又写信给他的老上级谭震林副总理，求他走小道给说说情，批准他仍留在他当时的工作岗位上——国家统计局。他在信中说：“党组转告我，组织上拟调我去搞文教科学工作。我知道文教思想战线在今天是一条很重要的战线，党要调我去，对我来说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但是我自己有一点个人的考虑，希望组织上在可能范围内给予照顾：第一，我有过肝病，1951年到1954年间住了近四年的医院和疗养院。这是你和过去华东其他领导同志都知道的。1955年初调来北京工作后，开头半年还是半工作半休息的。这两年来健康情况好转，但是工作紧张后肝功能就恶化（1954年我的肝病就是在‘三反’时因工作紧张而复发的）。第二，我自从调来统计局工作后，两年半来，我对统计工作已经发生了感情。虽则我在这里并没有把工作做好，然而我是准备把这工作当做今后终身事业做下去的，很舍不得离开它。”^①

^① 《孙冶方全集·给谭震林同志的信》，第2卷，78~79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以下所引皆出自此版）。

孙冶方这样执著地留恋统计工作，一则是因为调查统计是他的老本行，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随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堪称我国农业经济学之父的陈翰笙博士一起搞过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并以调查统计得来的实际资料为依据，与当时甚是嚣张的托派分子王宜昌、张志澄、尹宽等人就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目前仍是反帝反封建性质问题展开了大论战，在中国革命理论战线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外一则，他自认在国家统计局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能够为他缜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客观规律提供一个最佳场所。他曾欣然自得地说，人们不知道每一张综合统计报表，就是一张很好的经济论文。他已经在那些报表里面探赜索隐、见微知著地进行梳理耕耘；已经通过精密地探讨形成了自己对于改革苏联经济模式的一系列探索意见，或者说，已经有了龙种的胚胎和良好的基础，正需要进一步地发展完善，以形成完整的条理和体系，已经到了“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的时候了。他自己对此理解最为深刻，他说：

“我回顾解放以后，实际上是抗战胜利以后三十多年的经历，我自己搞经济研究写的东西，主要是在统计局参加计委党组会体会到的。那时在经济部门做了些实际工作，但生病生了好几年，没有摸到多少。以后到统计部门，虽然时间很短，不过两年多，但对我学习经济学来说却是得益非常之多。因为在这里不仅接触到一般的实际，而且接触到综合的资料。这些资料每份都提出不少问题，专心钻研，都是可以写博士论文的。几乎每一张报表、每一份调查报告都是一篇学术论文。从许多

方面来说，统计部门是学习经济学的好地方。资料不用说，而且这里看得全面。”^①

统计局是孙冶方经济思想理论产生的摇篮，从事专业的统计工作，是使他的经济学理论、思想、方法得以升华的基础。因此，我们在讲述他的基本理论观点，讲述他在经济研究所里从事这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之前，有必要先讲一讲他在统计局里是怎么逐渐形成这些具有时代超前意识的学术观点的。这既符合事实的发展过程，也符合我们表述方法的逻辑。

1955年初，国家统计局刚刚建立不久，他便从上海调过来，担任主管综合平衡、劳动工资和农村统计的副局长。

统计，是强化社会认知的有力武器，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工具，是进行经济决策、理论研究和经营管理所绝对不可缺少的信息来源和基础。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在国家正处于百业待兴、万事待举之时，就不顾其余地首先于1952年建立起国家统计机构，以便为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基础。而首任这个局局长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与孙冶方、钱俊瑞等人跟随陈翰笙博士从事我国农村经济调查，后来主编《中国农村》与托派分子就中国社会性质展开大论战的薛暮桥。在经济落后的旧中国，资产阶级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统计遗产，因此，他们当时所开展的农村调查统计，可以说是在统计的莽原上进行的拓荒，为我国的调查统计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科学基础，他们这些人也可以说是在我国开辟了

^① 《孙冶方全集·关于加强统计工作和改制统计体制的问题》，第3卷，302页。